尚書蔡傳正訛

蔡傳正訛卷五

桐城 左眉 良與

蔡傳淮入海在今淮浦案寰宇記九域志文獻通考宋史地理志無淮浦縣質之黃子鴻子鴻曰淮浦見于班志不見于劉宋書蓋省入山陽縣也宋明帝于此僑置襄賁縣隋開皇初改漣水宋太平興國三年以縣置漣水軍熙寧五年廢爲縣今安東縣是水經淮水東過淮陰縣北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此蔡氏所本若尊本朝之制當曰淮入海在今漣水 地志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班氏絕無此語蓋出酈氏所引他說豈可

依據　按蔡傳引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栢導之酈道元曰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熊耳盧氏縣熊耳山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世無異議余謂冢嶺山即讙舉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熊耳山括地志在盧氏縣南五十里今相去不及三百里猶可曰禹從此導若胎簪山在今桐栢縣西北三十里去縣東一里之桐栢山三十里餘耳禹當日豈惜此三十里之勞乎南谷山在今渭源縣西二十五里鳥鼠同穴山則在縣西二十里剛少五里禹又豈惜此五里之勞也者道破眞

堪噴飯此非酈氏本文蔡增出耳余解曰禹主名山川
正初治洪水多大概統名其山後代方漸于一山之間
別標名目如桐栢之有胎簪鳥鼠同穴之有南谷禹之
時豈有是哉止統名一山爾惟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與
此導洛熊耳皆非其源可如蔡氏解　按蔡傳有依稀
彷彿之誤者其導水總論曰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
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
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
熊耳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
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

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世多稱爲偉論以愚論江非出于岷所以宋易祓曰岷山近在茂州而江源遠在西徼松山之外范成大曰江源自西戎中來由岷山澗壑出而會于都江世云江出岷山自中國所見言之也陸游曰嘗登嶓冢山有泉涓涓出山間是爲漢水之源事與經合及西游岷山欲窮江源而不可得也蓋岷山盤回千里重崖

蔽虧江源其間旋遶隱見莫測其端不若漢源之顯易也不確一王恭簡樵曰渭源縣南谷山實鳥鼠相連之枝山相去五里胎簪乃桐栢之旁小山而謂渭非出于鳥鼠特自鳥鼠導之淮出胎簪特自桐栢導之似俱未安不確二河發源星宿海至積石六千七百餘里中間無所爲伏流伏流見漢西域傳及酈注又導河注引唐書劉元鼎劉作薛非唐有薛大鼎無薛元鼎元史河源附錄亦作薛似沿蔡傳之誤爲吐蕃會盟使言見河源云云元史命都實爲招討使往求河源還報云云皆無伏流即西域傳云云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皆以

爲者傳聞之辭也蔡徒據傳聞不確三梁州西距黑水雍州西跨黑水二州皆以是水定界弱水則見雍州內豈得云之外不確四且按禹貢立言固有定法亦有不盡然者如下文侯服中三百里字與上文甸服三百里字不同綏要荒三服二百里字與上文甸侯二百里字又異觀此則導江言岷山導河積石不言自未必悉如蔡氏所云惟唐孔氏疏云漾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文詳畧無義例也得之矣導淮自桐栢三節下註

按蔡傳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在扶風鄠縣自元魏改屬京兆郡唐爲府宋因之當作在今京兆府鄠縣甘誓

下註

又按五子之歌窮國名當補引水經注在平原郡鬲縣今德州安德縣也有窮后羿下註

又按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當作今廬州巢縣有居巢城六西漢縣名不隸廬江郡隸廬江郡在東漢已改名六安六安距居巢相去約三百里成湯放桀于南巢下註

蔡傳云三代正朔不同朝覲會同須歷授時則以正朔行事此說大謬一部周禮所云春夏秋冬皆係夏時則宗伯之春見曰朝秋見曰覲與大行人之春朝秋覲非建子者之春秋可知時見曰會鄭註時見言無常期此

於正朔何交涉殷見曰同鄭註衆見四方諸侯四時分來亦以夏時至授時謂民間耕穫之候堯典所云作訛成易是萬古一也豈商周建異而并此亦更之哉莫善于周書周月解一段趙子常約其辭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建丑爲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眞得其旨吾欲取以易蔡傳

又按三國志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大和歷曰景初歷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于郊祀迎氣礿祠蒸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中氣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歲斗建爲歷數之序正歲即周官太

窣之正歲建寅者語尤分析曉暢足正蔡非　又按治歷者以至朔同日爲歷元班固律歷志遇至朔同日悉載之漢高帝八年十一月乙巳朔旦冬至十一月者漢承秦未改月十一月仍子月也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正月者周改月正月爲子月也商大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或問周改月于春秋而徵之矣商改月于書亦有徵乎余曰亦徵於春秋左傳昭十七年梓愼曰火出于夏爲三月于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班志謂武王以殷十一月戊子師初發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殷十

一月者建亥之月故後一月爲周正月建子是也或者徒見蔡氏書傳謂三代及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以大甲元祀十有二月乙丑爲建丑之月商之正朔實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卽位改元之事告之不知此乃建子之月商之正朔不在於此其祀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之故也班志曰言雖有成湯大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茀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旦冬至之歲也後九十五歲商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亡餘分是爲孟統可謂推法最密者矣而僞作大甲者求其說而不得以元祀十二月爲正朔遂以三祀十有二月亦爲正朔祠告

復辟皆當以正朔故曰惟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不知商實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曷爲復辟於是月乎不然商實不改月則十二月者建丑之月耳建丑之月朔旦安得有冬至而劉歆班固乃以爲歷元而書之乎余蓄此疑凡數載久之方得其說故特著之以補顏師古漢注之缺且以正蔡傳之誤也或又問子以十二月爲建子則如孔傳所云湯崩踰月大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余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蘇子瞻既言之矣余豈敢復以崩年爲改元乎蓋成湯爲天子用事十三年而崩則崩當

于丁未大甲即位改元則改元必于戊申始正月建丑終十二月建子所謂十有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大甲元年之末非大甲元年之初也總之謂十有二月乙丑爲即位之禮不得不以十有二月爲建丑知十有二月乙丑爲至朔同日配上帝之禮又不容不以十有二月爲建子矣或曰伊尹當即位之初祠于先王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大甲故曰伊訓余曰冬至以先王配上帝獨不可明言先王之德以訓大甲乎或又曰劉歆三統歷班志謂之爲最密杜預謂之爲最疏子何獨劉歆之是從乎余曰余亦非漫信劉歆也自古治歷者

皆紛如聚訟莫有定論獨劉歆載武王伐紂時日徵之於國語伶州鳩大甲時日徵之于古文尚書余之從夫劉歆者亦以原本經傳而從之也不然一三統歷也班固謂之爲最密杜預謂之爲最疏而唐僧一行又獨謂杜預之謬後人之議前人也如是余又將安所適從哉

按元祀十有二月孔傳以爲改月是矣但踰月即位大甲稱元於湯崩之年子月則孔氏誤會書序之文也不可從蔡傳以爲踰年即位是矣但不改月又與歷法十二月至朔同日者不合亦不可從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下註

按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

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尹偃師縣是盤庚之遷都也鄭康成謂湯亳在偃師皇甫謐卽據孟子以正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穀熟縣是也其說精矣史記註謂湯卽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今卽如皇甫謐以正之曰放大甲于桐桐在今虞城縣去偃師亦八百餘里伊尹旣以身當國于偃師又焉能時時於桐訓大甲乎仍屬穀熟方近或曰註曷由而誤余曰誤自史記正文正文云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註遂謂湯亦曾都偃師以實其

說不知盤庚三篇一則曰新邑再則曰新邑曷嘗有復
故居字面止下篇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蔡
傳謂先王卽湯適于山卽往于亳殷亳殷三面依山鄭
氏所謂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是也湯復往居此不知
此原泛言古者我之先王將欲多大於前人之功是故
從都而適于山險之處如上所遷五邦多是非必定指
湯或曰卽指湯湯或者曾有意亳殷山險往視之如武
王告周公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後成王卒成其志周
則仍都豐鎬商或類此故當日致有三亳鼎稱二在梁
國一在河洛之間俱不出邦畿千里之外非必湯親身

徙西亳若徙西亳終無以爲孟子於桐解矣　又商頌宅殷土芒芒箋云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亳之殷地止可謂偃師不得及穀熟與蒙旣宅殷土是湯曾居此矣康成說所自來予何獨于此說而必違鄭不知湯有天下厥號曰商盤庚徙都改號曰殷盤庚以前不得有殷稱也然史記殷本紀首稱殷契呂氏春秋仲夏紀稱殷湯蓋作文字者以後代子孫所建之號通稱其先人豈得執契與湯之時已有此號豈惟此二書無逸篇云昔在殷王中宗又云自殷王中宗中宗大戊遠在盤庚前周公已不妨以殷加之則元鳥之詩作

者出武丁後又何妨以武丁所都之地名上歸其先人乎且上既云降而生商下自不得宅商土芒芒易商爲殷文字宜然也　又按引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降谷不知所在予疑即今永寧縣北六十里之三淆山亦曰二淆杜預謂二崤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文王以之避風雨又永寧縣西北七十里有崤底崤谷之底也亦與降字義協適于山下註

朱子門人經學謫者蔡氏史學謫者趙師淵趙之綱目人多知之蔡氏則人爲所壓莫敢是正今姑以地理論之如于泰誓篇目云上篇未渡河作中下二篇既渡河

作則以孟津爲在河之南與河朔爲二地也不知孔隷
達疏明云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
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
乃作爾考史記周本紀叙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
諸侯在武王渡河之下齊太公世家叙遂至盟津在師
尙父與爾舟楫之下益驗地在河北通典河南府河陽
縣註云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蓋水北曰陽故
河陽即孟津若其南岸則自名富平津不得有孟名所
以杜元凱傳預以孟津渡險有覆没之患請建河橋于
富平津蓋以舟相比若橋然自南岸以達北其得成功

者實賴詩有造舟爲梁一語以塞異議者之口因歎古大儒誦詩輒能達于政事其有用如此　又按孔安國傳又東至于孟津云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此傳出魏晉閒已錯認洛陽城北之渡處爲孟津復何怪蔡氏生長南宋者乎愛孔顥達云洛陽城北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爲武濟武濟名致佳然則津之在河北史記正義所謂在河陽縣南門外者方爲孟津以其爲孟之地也津之在河南尚書正義所謂在洛陽城北者當名武濟以其曾爲武王所濟也庶兩確云泰誓下註

又按說春秋者悉以周正而說周書未見其以周正此不知類也除武成一月建子二月建丑四月建卯顧命四月建卯外茲上推畢命六月建巳召誥二月建丑三月建寅洛誥十有二月建亥康誥惟三月卽召誥之三月多士惟三月卽康誥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總同一周正然則蔡氏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以寅月起數者實未敢信矣惟十有三年春下註

大會于孟津蔡傳云孟津見禹貢而禹貢引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津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卽此最是蓋以孟津在河北於泰誓篇目却云上篇未

渡河作又以孟津在河南實不免疏畧抵牾　按孟津
之漸譌而南也實自東漢始考更始二年使大司馬朱
鮪等屯洛陽光武亦令馮異守孟津以拒之是時孟津
猶在北安帝永初五年羌入寇河東至河内百姓驚奔
南度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靈帝中平六年何進
謀誅宦官召東郡太守橋瑁屯成皋使武猛都尉丁原
燒孟津火照城中城中者洛陽城中也則已移其名于
河之南猶蒲州城外有蒲津關對岸爲朝邑縣臨晉關
地不同名亦各異而史記曹相國世家從漢王出臨晉
關張守節正義曰即蒲津關也在臨晉縣則亦移河東

之竭名于河西大河流經濬滑二縣境北曰黎陽津南曰白馬津杜牧所謂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者是然通鑑地理通釋白馬北岸卽黎陽津故白馬亦兼有黎陽之名通典于黎陽縣下曰有白馬津卽酈生言杜白馬之津不知漢白馬津在河南是唐亦移河南之津于河北水經注已然予獨怪武成三代閒人所作忽認南爲北如東漢中葉以後人之稱孟津者大會于孟津下註

按蔡傳牧地名在朝歌南卽今衛州治之南也牧野在朝歌南此用司馬彪語卽今衛州治之南乃蔡氏自語則錯矣衛州治衛縣可曰牧野在衛州治之南自唐初

衛州久移治於汲縣當作卽今衛州治之北爾牧誓下註

又蔡傳按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蔡氏亦以商郊牧野爲一但認武王與師爲二尚未允三統歷載師以戊子日發後五日癸巳武王發又後十三日丙午逮師言武王至師中蓋師行日三十里武王則行四十里有奇故雖後五日亦至後戊午度于孟津癸亥至牧壄皆親在師中豈待甲子昧爽哉歷又云甲子昧爽而合矣增而合矣字瓣蓋自昧爽誓師起誓畢卽戰一戰而殺商王紂僅以時計耳詩大雅曰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不崇朝而紂之穢濁已除是也其子經傳種種協合蔡氏似不甚信班志故有此誤且古者王出征則王將侯出征則侯將將必與士卒相習然後如臂之使指徃無不克豈有臨戰之日將始至軍者乎其亦不識兵法矣

時甲子昧爽下註

又云庸濮在江漢之南庸即上庸今屬鄖陽府房縣庸當在江之北漢之南

庸濮下註

鎬京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下句是上上林二字當衍

王朝步自周下註

豐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靈臺

下脫鄉字之上原本乃上游二字至于豐下註

朱子謂五經疏周禮最好詩禮記次之易書爲下今古以武成疏證之孔隸達于式商容閭之下引帝王世紀云商容卽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云云旋又于而萬姓悅服之下引帝王世紀云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是商容已前卒矣竊意相隔僅四句而所引之義則違反文則遺忘至此怪矣尤怪者帝王世紀出皇甫謐一人手而若此又怪蔡氏亦引亡者猶表其閭于集傳豈不記樂記有行商容而復其位孔傳有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及韓詩外傳

載武王欲以商容爲三公商容固辭之事乎或曰史記殷周本紀乃是命畢公表商容之閭無武王親式事式字何出余曰此則出留侯世家式智者之門謂箕子呂覽表商容之閭士過者趨車過者下兼攝二義故曰式商容閭　又按馮山公曰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亡存俱指位言非身也請證以晉語叔向賀韓宣子貧宣子拜曰起也將亡賴子存之亡卽上文欒懷子亡于楚之亡註亡奔也是解最確式商容之閭下註

又按歸熙甫亦有考定武成云只于原文移得厥四月哉生明三節七十八字于萬姓悅服下文勢旣順亦無

闕文矣但旣生魄乃四月之十六日甲辰錯簡在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下不加釐正可乎殆亦讀漢志未熟爾今考定武成下註

又按天官書天文志並云軫爲車主風蓋軫車之象也與巽同位爲風車動行疾似之蔡傳誤作雨孫武子亦云箕壁翼軫四宿者風起之日也星有好風下註

又按書集傳曰有中道月有九行至夏至從赤道四十七句皆出天文志是說也歷代因之故蔡亦祖其說然是九道者雖有其名而無推步之實唐一行始本劉洪遲疾陰陽歷著九道議其說冬入陰歷夏入陽歷則月

行青道夏入陰曆冬入陽曆則月行白道秋入陰曆春入陽曆則月行朱道春入陰曆秋入陽曆則月行黑道大約皆兼二道而分主八節合于四正四維蓋至是而月道始有推步之法迨元郭守敬則以月所行者通謂之白道而白道兩當黃道謂之交有正交有中交有半交正交者交之始也謂之天首中交者交之中也謂之天尾天首天尾卽羅與計也半交者當兩交之中與黃赤相去六度者是也每月行交道一周謂之一交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凡二百四十九交而天一終謂之交終凡十九年而偏九道是三說者每進而

益變世之人讀而疑之疑夫三說之或相背謬也其嘗伏讀而深思而知古人步月之法其大旨未嘗不合特古疏而今密耳何則古人所謂月有八道出于黃道之東西南北者非謂月止行四正方也蓋以黃道而四分分之則月之所行雖殊總不出此四方耳若唐志分四正四隅正于春秋者半交在冬夏正于冬夏者半交在春秋四維之位皆然雖疏密若有不同實亦所以發明八道也要之月道豈止于八而已哉計月之行入一歲凡二十六次出入于黃道故一行大衍歷增損九道爲圖二十六而每歲二十六次之出入其圖又未可一定

乃復推極其數引而伸之每氣移一候月道所差增損九分之一爲七十二候以究九道且謂月交一終退前所交一度餘是其所推較前爲益密矣然總之不離乎九道之說也惟守敬則畧去九道而竟以白道名月道矣所謂每交退天一度四十六分四十一秒者即計羅之行度也以計羅之行度而求月道之變動則六千七百九十三日之間無不可考其躔度所離之宿故月道之變動大約每退一交則換一道六千七百九十三日應十八年二百一十五日零其間月道凡二百四十九變而天始一周若以九道言則在青朱白黑四者應各

歴一千二六百九十八日零故云或云白道一周以交于
黃道言耳而乃以周天言何也赤道有宿度可紀而黃
道則有度無宿也月道出入于黃道而黃道又出入于
赤道故先求黃白之交度即推赤白之交度據其赤道
之交度即推白道之宿次以白道宿度之積較赤道宿
度之周則白道之度約歛一度有半而寖移于黃道者
亦宜一度有半矣此白道之周不但當求之于黃道而
又當求之于赤道然後爲至當而不可易也約而論之
天之有赤道亘古不易者也至月之有交差則猶日之
有歲差然黃交于赤則一歲所積乃始有分秒之差白

交于黃則一交所差已移至一度有半太陽之差約二萬四千五百餘年而一終太陰之差之一終則十九年弱而已蓋日行遲而月行疾故有所差之殊至于如此要其爲差一也日之爲差古未之知至今日而始詳則月之爲差亦何怪古歷之未盡歷一行守敬諸人至今日而始密哉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下註

又按書序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孔穎達疏上旅是國名下旅訓爲陳二旅字同而義異孔傳所謂因獒而陳道義是也此從下文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例出而蔡傳竟解作國名何也旅獒下註

又按蔡傳云我不辟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果爾周公亦爲失言三后在天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召誥篇兹殷多先哲王在天周書祭公不豫曰朕身尙在兹朕魂在于天昭王之所李泌對唐德宗曰臣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代宗于天上此君前稱謂得體處若王陵讓陳平絳侯何面目見高帝地下田延年責霍光何面目見先帝于地下北齊明帝臨崩口授詔朕得啟手啟足從先帝于地下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于地下與蔡傳同一失　又按吳文正爲董鼎序書云蔡傳謂金縢弗辟遵鄭註旣

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矣然于詩鴟鴞却云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于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說相反一簡之內前後抵捂何哉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下註

又按蔡傳計金縢書首尾凡七年非也克商二年歲在庚辰後五年乙酉武王崩明年成王紀元周公辟居東凡二年罪人始得秋大熟輒係于此二年中獨金仁山以于後二字謂詩當作于二年之後秋大熟乃成王三年戊子尤合蓋是書首尾凡九年云通計之召誥洛誥合一年禹貢十三年今文堯典一百五十二年以月計

之召誥起二月訖三月洛誥起三月訖十二月古文武成起一月訖四月以日計之顧命十一日始四月癸亥訖癸酉召誥三十五日始二月庚寅訖三月甲子洛誥三百一十四日始三月乙卯中閏九月訖十二月戊辰武成一百四十四日始一月壬辰中閏二月訖四月乙卯其他書則未有出一日者秋大熟下註

蔡傳正訛卷五終

蔡傳正訛卷六

桐城　左眉　良與

蔡傳妹邦卽詩所謂沬鄉當補一句曰今濬州衛縣也明大命于妹邦下註

又按蔡傳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二句亦須分別觀寰宇記朝歌故城在衛州衛縣西二十二里卽紂都衛州則治于汲縣乃殷牧野地當易州爲縣且云在今衛縣西二十二里方確至洛邑今西京宋西京本隋大業元年楊素所改築者地正周之王城與東漢魏晉及後魏都周下都者不同此句致確多士下註

奄又引杜預曰不知所在當云在兖州曲阜縣古奄國王來自奄下註

按禹貢五服曰甸曰侯曰綏曰要曰荒通帝畿在內周禮六服不數王畿曰侯曰甸曰男曰采曰衛曰要又有九服與九畿同皆不數王畿則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並無五服字面作周官者於本序曰六服合周制矣後文却云六年五服一朝將以此五服爲同禹貢乎不應內諸侯與外諸侯同一朝期以五服爲仍周制而除去要服乎又不應周家初盛大一統之時而即有荒服者一不至之事反覆皆不可通于是蔡氏爲之辭曰周五服

在王畿外與禹異六服則並畿內數之似曾未覩周禮之書者　又按今文康誥篇首云侯甸男邦采衛所列五服名色次第與周禮無異不見要服者鄭氏云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余謂要服路遠斧斤版築之事可以弗及未有六年一朝可寬之而不數如唐孔氏云爾者且要服猶在九州內不比夷鎮藩三服則在九州外謂之蕃國矣世壹見矣六服羣辟下註

又按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似三公之官起自虞夏不特如上所論見商周禮記此一段從來解皆錯有師保者太師太傅太

保卽下三公有疑丞者前疑後丞左輔右弼卽下四輔上從省文下文相足古人文多如此因笑蔡傳云立始辭也立三公爲周家定制則始于此獨不記賈誼言昔者成王幼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又言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以及太傅之任魯周公職之太保之任燕召公職之又言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凡成王之成就君德爲周令辟者端由於此安得謂六年作周官方立太師太傅太保哉立太師太傅太保下註

蔡傳司寇掌邦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于未然也亦似

是而非小宰職云秋官掌邦刑秋官篇首序云掌邦禁又云刑官之屬蓋禁即刑也與以土易事者殊不同司寇掌邦禁下註

又按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蔡傳云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予謂立政自立政周官自周官安得彊爲引證蓋僞作者特以詩有三事大夫鄭箋專指三公此則欲並孤與六卿之屬皆及故曰暨大夫總承上文之辭蔡氏不達遽謂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無煩戒勅考周禮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孤命數與卿同故賈誼言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周禮卿卽上大夫考工記九卿朝焉鄭氏謂六卿三孤爲九卿可見孤與卿不相遠安得謂之位隆大抵蔡氏于古今官制每每舛誤如此三事暨大夫下詳

顧命正義曰其人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爲領余謂霍光以大將軍領尙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領光祿勳事是也其人職卑上攝高官者謂之爲行杜君卿謂韓安國爲御史大夫行丞相事太常周澤行司徒事如眞是也余向論周官六卿是實職三公繫其兼官成王當疾困將發顧命乃同召實職之六卿觀其次第一以六卿爲序不當在三公安國作傳當云冢宰第

一召公爲之兼太保司徒第二芮伯爲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爲之兼太師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爲之兼太傅如此于奭上之太保字畢毛下二公字亦無不瞭然不當云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之云云必以三公爲高官而視六卿爲下司非此經正旨大抵國家設官各有攸司當坐而論道之時自畢公第一毛公次之召公又次之及作而行之之時又召公第一芮伯次之以至毛公終焉更觀康王之誥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召公西伯也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將立王之右畢公東伯也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將立王之左右尊于左亦不以師屈保下爲嫌及王答拜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陳戒爲王又一依六卿之位不復桼與同召時同豈非各有攸司惟坐而論道方重在三公而其餘實職之所繫有不盡拘以師保之尊哉　按春秋胡氏傳云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予謂作朕股肱耳目蓋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

乃泛論臣義不貼坐而論道虞縱有師保未見伯禹爲之願不確周公爲師見君奭書序第十八位冢宰正百工見蔡仲之命第十九遂以周公爲先三公而後端揆也者毋論此書次第不足準即以孟子徵之周公相武王武王時公已位冢宰下及成王始兼太傅旣遷太師武王時太師則太公望爲之所謂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此豈周公先居是任哉　又按李壽仁父言古之所謂相者一而已初未嘗使它人參貳乎其間堯相舜舜相禹禹相臯陶臯陶旣没乃相益湯相伊尹傳所謂仲虺爲湯左相者不足信也案仲虺爲湯左相見定元年薛

宰自述其皇祖會居是官或出成湯一時之權制下至襄二十五年慶封爲齊左相雖亂人亦或有因于古惟通典本管子稱黃帝置六相文十八年太史克稱舜舉十六相相則輔助之名非仁父所謂一相之任之相善夫王華歎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安後六朝人猶知之況黃虞盛世哉　又按六卿中惟彤爲姒姓餘皆姬姓惟衛在畿外餘皆畿內知其名者半爽也高也封也其不知者亦半或曰毛公非即毛叔鄭耶余曰恐未然定四年祝佗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叔無官五叔者鮮也度也武

也處也鄭也鄭果毛公安得謂無官嘗思毛爲畿內之國伯爵爲天子公卿固其常不得如孔蔡二傳云入入則須畿外別有一國方可若韓非屬韓原乃遠謂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故詩于其覲王也曰入入字不苟下不然仍毛叔鄭之子嗣爵者以有道上兼乎公王肅曰毛文王庶子毋論此非鄭不從左氏富辰之言而從管蔡世家之文黜之於同母兄弟十八外何哉又按富辰之言見僖二十四年杜注曰畢國在長安縣西北余謂此名畢原正周畿內國非畢陌之在渭水之北者至彤孔疏蔡傳並失所在惟通鑑周紀註其地當在漢京兆

鄠縣界國于王畿之內此二者皆不得云入爲天子公卿與召芮毛國同　又按上所論右尊于左白樂天制曰魏晉以還右卑于左是古者尙右今者尙左然亦僅得謂官職名號至于他事或尙左或尙右初未可一槩論錢塘馮景山公以何休公羊傳註來問隱公元年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註云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是固尙右之說也至成公二年鞌之戰傳云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佚公當左註曰陽道尙左故人君居左臣居右

是說不又貴左而賤右邪何前後參錯乃爾余曰前說是後說不豈惟何休幷傳文亦謬矣案禮記疏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又云元帥與諸將不同及君皆宜在中果爾則韋之戰頃公自居中央安得居左所以左氏止言逢丑父與公易位左氏長于公羊則杜預確于何休可知　又吉事尚左凶事尚右亦僅謂其綱耳如用兵凶事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是固以喪禮處之若行伍則又軍尚左卒尚右少牢饋食禮吉也宜升左胖却升右胖曰周所貴也有司徹爲其下篇侑俎皆用左體曰侑賤也凶拜尙右手

而聞遠兄弟之喪拜賓則尚左手凶冠縓纓右而小功以下縓同吉纓左至席一也東向南向席皆尚右西向北向席皆尚左所以者何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尚右也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却又天道尚右地道尚左所以者何日月西移水道東流則知以所趨爲上也信不可以一槩論　又按玉海云秦以左爲上漢以右爲尊其說不知何所本案秦本紀武王二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樗里子傳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似疾右而茂右甘茂傳則云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然亦未定孰

尊也考秦爵二十級十日左庶長十一日右庶長十二日左更十三日中更十四日右更十五日少上造十六日大上造仍以右爲尊參以二世本紀先叙右丞相去疾次及左丞相斯又次將軍馮刼其尙右奚疑乃同召太保奭至毛公下註

又按孔傳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叙于齊侯呂伋文上亦誤案漢名臣奏近臣侍側尙不得著鉤帶入房安有成王甫崩康王未受冊命以前而卽有執干戈如桓毛二臣于畢門內者蓋周禮虎賁氏掌虎士八百人虎士執有戈盾桓毛承太保命於齊侯呂伋之所取二千人

各執其一又取虎賁之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齊侯原未嘗偕入蔡氏不識爰字義謂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云云將齊侯爲左右各二手之人以各持一干戈耶唐孔氏笑馬遷叙微子啟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夫面縛縛手於後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是別有二手矣今合以蔡傳正可發一大噱也　又按萬季野稱書集傳謂今書傳註所以獨少者緣壓于蔡氏子以爲不然因偶摘逆子釗於南門之外蔡傳作路寢門外不知南門即下應門蔡盡徒襲用僞孔傳而不顧與明堂位穀梁傳不合善乎陳祥道有

言天子雉門閽人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于五門謂之中門前于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門畢于此謂之畢門畫虎于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豈一端而已哉子謂尚不止此應門穀梁傳亦謂之南門曰南門者法門也范甯註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名法門考工記註謂之朝門路門太僕謂之大寢之門又謂之宫門師氏註謂之路寢門小宗伯註謂之殯門書以成王之殯在焉謂之廟門是也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五句下註

又按蔡傳引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卽畢門予案鄭氏乃鄭司農衆非康成康成明堂位註天子五門皐庫雉應路又周禮註引經傳以證庫門向外雉門向內以破先鄭說蔡氏猶復引之何與且云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尤誤之誤路門外應門內正一地豈有內朝外朝共集一地無分別之理蓋天子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外朝在皐門內庫門外內朝則一在路寢門外爲治朝一在路寢門內爲燕朝禮記集說方氏曰亦小誤　又按外朝在路門外一語亦蔡誤本鄭司農註

後鄭不從者或問予此說亦有所自來予知之乎予曰彼蓋以文王世子外朝指路寢門外爲據而不知天子之制遠在庫門之外者也文王世子內朝指朝于路寢之庭是亦一內朝已但外朝乃對路寢庭姑稱爲外非眞外朝眞外朝在庫門內雉門外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亦仍是外朝一內朝二其在雉門內路門外則君所日視之朝玉藻謂之內朝康成曰此正朝也三禮互有異同而禮記一書尤自相抵捂要在學者融會而善決擇之則幾矣　又按周禮言外朝者三皆指臯門內庫門外斷獄弊訟於斯詢國危國遷立君於斯非謂別

有一朝爲三詢之朝也者自康成偶誤註小司寇外朝爲在雉門外三禮義宗因之通典復因之今遂有四朝之說果爾諸侯止有三門門各容一朝一般有國危等事將何門置此一朝以詢之乎殊不足據玉海王伯厚亟駮之有以也　又案余向謂諸侯三門每門各有一朝鄭康成謂外朝當在大門外大門者庫門也以公食大夫拜賜于朝無賓入之文聘禮以柩造朝無喪入之文爲之證陳祥道則謂大門外乃經涂非朝位也語最破的然亦未卽以聘禮折之愚請折之曰案聘禮賓入境而死是賓在路死未至國則以柩止于門外若賓死

未將命是賓已至館特未行聘享之事而死則以棺造于朝夫一日止于門外一日造于朝分明死有不同而所以達君之命者亦各異處豈得合而一之哉或曰誠然但上文厥明訝賓于館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下方敘公迎賓于大門內又曰賓入門左以大門內入門左證之則知朝在大門外康成猶未引此余曰賓皮弁聘至于朝聘至于朝四字爲一篇之綱不與下涉下方條析其事曰賓入于次不然次固在大門外而大門外即朝當直接入于次不得另以賓字起矣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如聘大門外指次言不指外

朝亦可證聘禮此朝字爲虛且上不又有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先言入後言朝之文乎（王出在應門之內下註）

又按蔡傳引蘇氏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嚴哉斯論雖程朱何以加諸而不知案之於禮亦未盡然也何則喪三年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爲大甲當喪越茀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衮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蓋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乎事天如此推之于地與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

啻疊舉矣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爲其薄哉又引蘇氏曰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于路寢而見王于次王喪服受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予按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唐君臣亦皆吉服黃直卿謂太子卽位禮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旣殯正繼體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卽位是也然則王麻冕黼裳入卽位乃儲君初卽天子位之禮身爲天地社稷之主上承祖宗世繫之重蓋國大事莫踰于此縱遭親喪猶向所謂畀者爾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暫

釋其服邪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註曰將有事宜清靜也夫世子甫生繼體有人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眞卽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耶　又按冠禮於五禮屬嘉蘇氏曰冠吉禮也亦誤　又按蘇氏之誤只緣載于蔡傳鮮加駮正於是近日汪氏琬復廣爲之說中有少少足辨者一條曰古之奔喪見星行舍爾謂成王旣崩康王雖相距數千里外猶當蒲伏以赴安有咫尺宫門而不

人就號哭辟踊之位顧必俟干戈虎賁以逆之乎乃孔安國曲爲之說曰由喪次而出出而復逆以殊異之於經無明文也予按孔氏書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各執干戈於齊侯呂伋索虎賁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逆字上增更新二字甚玅蓋從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得來新逆者重新逆周公以歸非如蔡氏新解作親試門成王何曾親至周公所居之東不然竟誣語耶親死子在側此理之可信事之必然而無疑者今迎門外則推出原不在門外補臣子皆侍左右一段正傳經者苦心彌縫處安

得謂經無明文而臆爲說哉至曰成王既殯康王方在苫凶中詎可嚌而飲福嚌者小祥之禮也不知經文明指太保非王又曰天子未除喪稱予小子雖衰周猶然今儼然自稱予一人非禮王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將白文亦偶忘之耶反喪服下註

又按孔穎達疏府史已下官長所自辟除命士以上皆應人主自選今冏命篇命太僕謹簡其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此雖爲古文宛轉解得猶知有周官之典在不似蔡氏竟云成周時凡爲官長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也愼簡

乃係
下註

蔡傳正譌卷六終